

詩疏平議

上

黃焯撰

黃焯撰

詩
疏
平
議

詩疏平議序

唐貞觀中孔穎達等撰毛詩正義四十卷其書以劉焯毛詩義疏劉炫毛詩述義為藁本二劉疏義並夙絕前世孔氏據以為本故能融貫羣言包羅古義遠明姬漢下被宋清後有新疏益無得而逾矣惟考鄭君箋詩宗毛為主毛義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即下己意所謂不同者乃以毛義為非其下己意者則以己說易毛或依三家之義以釋詩也鄭學既行世皆宗仰徐爰以為聖人復出不易其言蕭子顯謂故老以為前脩後生未之敢異孔氏承其遺風凡於毛鄭義有異同遂多左毛右鄭而於鄭君宗毛為主之本意反忽而少察矣其分疏毛鄭也於鄭箋有引而未發之奧必曲折以達其義若毛傳有難明者弗能旁引曲暢輒以傳文簡質一語了之或時取王肅說為毛說意在申毛而每失毛指又箋實申毛而以為易傳或鄭自為說而又被之毛偏觀全疏其失類此者益多至於演經而嘗失經意錯序而或乖序旨者又往往而有故清儒說詩多糾其失余既撰毛詩鄭箋平議以申毛匡鄭復思集諸儒箴孔之說以補孔之所未逮孔氏自序謂其為

書唯意存於曲直非有心於愛憎余今為此固猶孔氏之志也若云評隲先
儒苟為立異則余豈敢公元一九五九年十月靳春黃焯耀先甫叙

詩疏平議一

詩譜序

蘄春黃焯耀先撰集

詩譜序云。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正義曰。虞書者。舜
典也。鄭不見古文尚書。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故鄭註在堯典之末。焯
謹案。馬鄭所傳古文尚書。逸篇二十有四。其首為舜典。是舜典早經
秦火逸去。東晉梅賾所上偽孔傳。乃分堯典。慎微五典以下之文為舜
典。其後齊姚方興又上曰。若稽古帝舜以下十二字。經中釋文。又錄云。齊明帝建
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
注。此孔傳舜典一篇云。於大新頭。實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經中伏生謬合五篇。皆文相承。故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合毫何容合之。遂不行。用據此。是梁武已知其作偽。其識勝於隋。遠矣。
本。猥云鄭君不見古文。夫魏晉以後之偽古文。鄭君何緣得見之手。正
唯鄭君之不及見。斯著其為偽耳。梅氏書傳。惠氏棟以為王肅所為。餘
杭章君則謂出自鄭冲。竊以是書出於魏晉之交。終以王肅偽撰為近。
肅為賈馬之學。嘗造太誓三篇。證成其說。暨其他偽造諸篇。皆眾為

聚斂以成其書者。祇其文辭古茂。陳義雅正。又逸書之文往往雜出其中。故傳經之士終莫得而廢也。

譜序又云。孔子錄懿王夷王時詩。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正義曰。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本三千餘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篇。如史公之言。則孔子之前詩篇多矣。案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佚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馬遷言古詩三千餘篇。未可信也。焯謹案。史記儒林傳稱。中公傳詩。其弟子有孔安國。史公親從安國問故。又嘗講業齊魯之都。其謂孔子刪詩。宜可依信。至云古者詩本三千。自就詩興以後。孔子以前而言。非謂刪定之時。三千之策具在。國語魯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為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頌之逸者已多。至孔子二百餘年。而又逸其七。頌之逸既如此。則風雅之逸從可知。何疑孔子刪定之時。於十分去九耶。且三千之說。原屬虛數。蓋古人之詞。凡言多數。必曰三九。其以三言者。於至多之數。則云三百。或云三千。如禮器言經禮三百。曲禮

三千。中庸言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禮記鄭注漢書韋昭注俱以三百謂周禮三百大
食容三千人而信陵春中兩傳所載食容之數亦同蓋皆
以三千表其數之多爾其他類此者難可倣指

史公以孔子刪定篇數為三百故稱

未刪之前為三千。以著其至多之數。非謂實有三千篇也。蓋孔子云詩三百實數也。史公云詩三千則為不可知之數。特對三百言之也。自孔氏致疑史公後儒遂多異論。紛紛駁難。徒為辭費爾。

譜序又云。以為勤民恤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弗用。則被劫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由。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正義曰。違而不用。謂不用詩義。用詩則吉。不用則凶。吉凶之所由。謂由詩也。焯謹案。違而弗用句。對勤民恤功二句言。謂不能勤民恤功。昭事上帝。非謂不用詩義也。吉凶之所由云者。吉謂受頌聲弘福。凶謂被劫殺大禍。所由即謂能勤民恤功。昭事上帝與否。亦非謂由詩也。祇昭昭在斯以下三句始就詩言之耳。正義所解。似未合詩旨。

周南召南譜

譜云。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為首。正義曰。此二妃夫人。皆大姒也。

一人而二名。各隨其事立稱。焯謹案周南言后妃。召南言夫人。孔氏並指為大妣。非也。大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是序以二南有王者諸侯之別。又以先王之教申說諸侯之義。明此諸侯為先王。與王者之王為文王異。鄭箋謂先王斥大王王季。是也。王者諸侯既非皆指文王。則后妃依王者言。夫人依諸侯言。安得皆指為大妣乎。常熟潘氏任云。周南為純言文王之化。召南則兼言先王之化。故召南雖亦美文王。而主意在推本先王。國君夫人非指文王大妣甚明。箋既以大王王季明召南諸侯之義。譜復以大任周姜明召南夫人之義。正以別於周南后妃之為大妣。其意又甚明。而孔氏竟不之知。其失甚矣。又云。周南之言文王。專美文王。召南之言文王。皆有先王之意在其內。聖賢王者諸侯之別以此。而文王之化則並無異致也。今謂潘說深得序意。故亟錄之。

詩題

毛詩國風鄭氏箋正義曰。藝文志云。毛詩經二十九卷。毛詩故訓傳三十卷。

其毛詩經二十九卷不知併何卷也。焯謹案毛詩二十九卷之說至王引之而後明。經義述聞云毛詩經文當為二十八卷與齊魯韓同其序別為一卷則二十九卷矣。志曰詩經二十八卷齊魯韓三家蓋以十五國風為十五卷小雅七十四篇為七卷。原注前六十篇為六卷後十四篇為一卷大雅三十一篇為三卷。原注前二十篇為二卷後十一篇為一卷三頌為三卷合為二十八卷。序一卷是以云二十九卷也。毛公作傳分周頌為三卷又以序置諸篇之首是以云三十卷也。

國風周南

關雎

序云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正義以達於事變二句與下文發變風發乎情六句合為一節今不從之正義曰國史傷此人倫之廢棄哀此刑政之苛虐哀傷之志鬱積於內乃吟詠己之情性以風刺其上焯謹案序文傷人倫之廢以下六句係言詩人作詩本意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句則為下六句之總冒序意蓋謂國史因明乎得失之迹知詩人所言之意在傷人倫之廢云云也。正義誤解序意以傷人倫之廢以下屬

之國史。然則變風變雅。果皆國史作乎。

序又云。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正義曰。小雅所陳。有飲食賓客。賞勞羣臣。燕賜以懷諸侯。征伐以強中國。樂得賢者。養育人材。於天子之政。皆小事也。大雅所陳。受命作周。伐殷。維。荷。先王之福祿。尊祖考以配天。醉酒飽德。能官用士。澤被昆蟲。仁及草木。於天子之政。皆大事也。詩人歌其大事。制為大體。歌其小事。制為小體。體有大小。故分為二焉。焯謹案。雅分大小之故。正義徒依文舉例。言之未詳。先儒之釋此者。言人人殊。史記司馬相如傳贊云。大雅言王公大人。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蘇轍詩傳云。小雅言政事之得失。大雅言道德之存亡。故雖爵命諸侯。征伐四國。事之大者。而在小雅。行葦言燕兄弟耆老。靈臺言麋鹿魚鼈。蕩刺飲酒。韓奕歌取妻。皆事之小者。而在大雅。朱子集傳云。正小雅。燕享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嚴粲詩緝云。直言其事者。雅之體。純乎雅之體者。為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為雅之小。焯謂雅分大小。仍當以序說為主。序既言雅分大小之義。

與頌之義。其下即云。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四始皆就正詩而言。則序所云雅之小大。其專就正雅言可知。史記所云。兼及變雅。殆為褚先生以後所補之義。未可據信。蘇氏嚴氏乃亦合變雅言之。宜其未得詩意也。朱子獨以樂音為說。然詩自詩。樂自樂。以詩合樂。乃詩之用。非作詩本意。不得以樂為詩。則朱子之說。義亦未安也。考正小雅多作於文王武王之時。正雅作者之時。代自三家詩。小大雅譜云。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莪。我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據鄭此文。則自鹿鳴至菁菁者莪。皆為文王武王之詩。王以前之事。故無稱文武之謚者。大雅則每稱文武之謚。宜為武王成王時作。正大雅則作於武王成王之時。言多稱經。大雅自文王至卷阿。則追詠先公先王之德業。且以戒成王之持盈守成。一主述其始業。一主贊其成功。蓋小大云者。猶先後始終之意云爾。必有小雅所歌之事。然後有大雅所歌之事也。孔疏云。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此說是也。郝仲興云。小雅多言政事。大雅多言君德。故小雅未遠於風。而大雅寢近於頌。又云。正大雅與正小雅異。正小雅記先王善政。正大雅表先王君德。故小雅序事。大雅序義。陳碩甫云。小雅大雅。猶之諸侯之事繫召南。天子之事繫周南爾。是二說皆得之。說詩者恒昧於小大之義。又牽變雅為說。故於二

雅分之之故莫得其解。如惠周惕詩說謂六月常武同一征伐而有小大之分。以知二雅當以音樂別之。不關政之小大。此既忽於序義。且不細觀孔疏。疏云王政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由音體有大小不復有政事之大小也宜其惑之難解也。至於雅之為名。解者異說。其訓為正。誼自後起。實則古音雅夏相同。雅即夏之借字。荀子榮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則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二文大同。獨雅夏錯見。明雅即夏之段借也。又左氏襄二十九年傳吳公子札請觀於周樂。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案謂秦聲為夏聲。又謂為周之舊。當謂周之舊音。其為指正。小雅正大雅無疑。此雅夏相通之又一證。故雅聲即夏聲。實為諸夏之正聲爾。序以政言。蓋探作詩之本。非謂樂不可言雅也。昔之論此者。或泥序說。而徒以政分。或駁序說。而專以音分。樊然殽亂。莫求其通。蓋拘虛之見蔽之也。

序又云。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正義曰。化雷沾一

國謂之為風。道被四方。乃名為雅。文王纔得六州。未能天下統一。雖則大於諸侯。正是諸侯之大者耳。此二南之人。猶以諸侯待之。為作風詩。不作雅體。又云。文王末年。身實稱王。又不可以國風之詩繫之王身。名無所繫。詩不可棄。因二公為王行化。是故繫之二公。焯謹案詩者志之所之。而風者又多民俗歌謠之辭。情動於中。而形於言。當日二南之人。自歌其情。非為文王時為諸侯。故作為風體也。至謂文王未能統一天下。稱王以前。不宜有雅。則采薇出車等篇。序傳箋並以文王為西伯時作。其又何說耶。夫詩為風體。固宜列之於風。其為雅體。自應編之於雅。不繫乎文王之稱王與否也。又序謂二南之詩。分繫周公召公。實以二南有王^者諸侯之別。復恐人以王者諸侯誤為一人。故以先王之教。申說諸侯之義。明此諸侯為先王。與王者之王為文王異。鄭箋謂先王斥太王王季。是也。蓋周南純被文王之化。太王王季之化所未及。召南之化。則不始文王。而兼有太王王季之化。故以文王聖人之化繫之周公之聖人。太王王季賢人之化繫之召公之賢人。以類相從。分而為二。則文王之化見。太王王季之化亦見。否則豈可以周召所分之地。藉以區

文王之化之優劣一為聖一為賢一為王者一為諸侯乎。正義既未得序意而胡承珙毛詩後箋則謂序以周南為王者之風召南為諸侯之風亦是約略言之。猶關雎麟趾言化鵲巢鵲虞言德所以互見其義恐未得為確論也。

序又云。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正義曰。關雎之篇。說后妃心之所樂。樂得此賢善之女。以配己之君子。心之所憂。憂在進舉賢女。不自淫恣其色。又哀傷處窈窕幽閒之女。未得升進。思得賢才之人。與之共事君子。勞神苦思。而無傷善害道之心。此是關雎詩篇之義也。毛意當然。又曰。毛以為哀窈窕之人。與后妃同德者也。后妃以己則能配君子。彼獨幽處未升。故哀念之也。又曰。此詩之作。主美后妃進賢。思賢才。謂思賢才之善女也。焯謹案序文蓋通關雎葛覃卷耳三篇而言。其獨稱關雎者。以關雎統葛覃卷耳也。劉台拱論語駢枝云。古之樂章。皆三篇為一。國語云。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左傳但曰。文王兩君相見之樂。儀禮合樂周南

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而孔子但曰關雎之亂故樂而不淫。關雎葛覃也。哀而不傷。卷耳也。今謂劉說是也。此序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不淫其色。哀窈窕三句。就關雎葛覃言。憂在進賢。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三句。就卷耳言。詳余所撰毛詩鄭箋平議鄭箋未憭此義。疑關雎篇無進賢之語。因據魯詩說。以為后妃之求賢女。謂無傷善之心。指好述言。非序意亦非傳意也。觀序以關雎為后妃之德。而下云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正謂詩所稱淑女為后妃。非謂后妃求賢女。又關雎首章毛傳云。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關雎之有別焉。又云。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清黃元吉詩經通義黃中松詩疑辨證皆謂此三句文勢直下是字緊接后妃句其即以后妃為淑女明甚。顯以淑女指后妃。二章傳云。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供苾苾采。備庶物。以事宗廟。三章傳云。德盛者宜有鐘鼓之樂。亦謂后妃德盛耳。未嘗有后妃求賢之說也。正義不悟序傳與箋異義。概以后妃求賢釋之。非也。又案哀窈窕。哀當訓愛。呂覽報更云。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注哀愛也。釋名釋言語云。哀猶愛也。愛乃思念之也。正義讀哀為哀傷之哀。遂謂后妃哀彼幽處未升之善女。且以為毛公

之意其誤甚矣。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傳。窈窕。幽閒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為君子之好匹。箋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能為君子和好累妻之怨者。言皆化后妃之德。不嫉妒。謂三夫人以下。正義釋傳曰。窈窕者。謂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然。故箋言幽閒深宮是也。傳知然者。以其淑女已為善稱。則窈窕宜為居處。故云幽閒。言其幽深而閒靜也。焯謹案。胡氏後箋云。毛既以幽閒訓窈窕。其下復以貞專足成其義。文選秋胡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專貌。正與毛同。是皆以六幼窕指女之德。容言之。鄭箋始增入深宮字。正義遂并以深宮之義被之毛傳。非也。馬瑞辰毛詩傳箋通釋云。箋云幽閒處深宮貞專之善女。亦謂幽閒貞專之善女。處於深宮耳。亦遂訓窈窕為深宮也。焯謂箋增處深宮三字於幽閒之下者。意在指明淑女為三夫人九嬪。正義誤解鄭意。遂謂窈窕為淑女所居之宮形窈窕然。失傳義。亦非箋義矣。又正義申箋曰。言幽閒之善女。謂三夫人九嬪既化后妃。亦不妬忌。故為君子文王和好累妻之怨耦者。使皆說樂也。夫周南之為美文王。固自編詩序詩者之意。作

者之意不必實以淑女為太妣而君子為指文王。毛傳於關雎三章皆以為假設之詞。可見孔氏既以淑女為太妣。遂謂君子為文王。作者之意初不如此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傳流求也。后妃有關雎之德。乃能共荇菜。備庶物以享宗廟也。箋云。左右助也。言后妃將共荇菜之道。必有助而求之者。言三夫人九嬪以下皆樂后妃之事。疏云。毛以為后妃言。此參差然不齊之荇菜。須嬪妾左右佐助而求之。焯謹案。雎鳩。荇菜。傳意皆為發興之詞。前章所云淑女。即指后妃言。箋以采荇菜為實事。又以助訓左右。以荇菜為后妃所共。左右為淑女所助。分后妃淑女為二。意與傳異。正義申毛。強以傳義合箋義。非也。

關雎五章。章四句。故言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焯謹案。釋文云。五章是鄭所分。故言以下。是毛公本意。考詩分章之數。鄭與毛時有不同。此篇鄭作五章。章四句。蓋以流求與販側各韻。采芣與芼樂異韻。固當各自為章。然詩中一章用兩韻者甚多。不必如此分析。若謂毛之三章兩言參差荇菜。應分兩章。則次章求之不得句。緊承寤寐求之。是又不得分作二章也。孔疏於